城市的顏色

瀛苑副刊

當我提起筆來想寫些這城市時，聖彼得堡已經進入一片雪白的寒冬，距離我踏上這片土地也已經過了五個多月。

依稀清楚記得，那天飛機下降時的心情。機艙長用著標準的英文提醒已經到了聖彼得堡，內心期待它僅是冰島短暫停留的小城市的幻想，立刻狠狠的幻滅，我想這是一個看來多麼寂寞的城市啊！整片的荒涼，機場是突兀獨立的存在。等待出關時的空氣是靜止的，我以為這就是這個城市的味道了。心情不斷地低落，尤其是那扇令人永生難忘的入境大門，是一扇僅容一人通過的門，每個人重複著先過再轉身抬行李的動作，像是古早幻燈機中的黑白片。那時，我想念台北。

從沒想過，當我決定放棄失望，用心去感受這個城市的調調時，竟然開始期待明天的生活。也許融雪時泥濘淹沒了鞋子，在結成冰的街道不斷的以最可笑的姿勢滑倒，公車上總是瀰漫著奇奇怪怪的味道（有些俄國人冬天不習慣洗澡），商店的小姐沒給過好臉色。但是這城市原始的美麗，是透明的，不難發現的。原本以為黯沉是它的顏色，生活卻告訴我它的五顏六色。

我的宿舍

位於瓦西里島上的彼大宿舍，初相識時，還著實讓我下了一大跳，整棟建築物只用橘紅色的磚瓦蓋成，沒有任水泥的顏色，後來聽說是沒錢了，才讓它有點醜。這樣的&quot 大廈&quot 其實隨處可見。還好這兒沒有地震！搭電梯也是神奇的經驗，電梯的隔版是用黑色的木板打造，裡面只有一盞及其微弱像是燭光的燈泡，使整個電梯看來相當的昏暗，搭乘時都巴不得趕快的到達，電梯門一開就有豁然開朗的感覺，門內與門外，在我眼中是不同的世界。我的房間是在很高的十七樓，從房間內可以眺望一大片波羅的海，夏天時，它的藍讓我想起台灣南部的海，有漸層次的顏色，淺綠、淡藍、深藍的海緊緊相連。曾經早上醒來，我以為這片美麗是在熟悉的台灣，感動不已！冬天時，海面依著當時流動的方向，規則的結冰了，即使結冰，我從房間內仍可看出它波動的形狀，不知道它是什麼時候全部停在那一刻呢？然後有一天，我像發現不可思議的事般大叫，有一台吉普車，居然非常自在的駛過海面上，離陸地非常遠的

海面。從那天之後，海面上幾乎每天早上聚集許多小車，進行俄國人冬天的消遣之一，把心愛的改裝車或老車開上海面，在極滑的冰塊上盡情表演&quot 甩尾&quot 的特技，有年輕人圍觀，也有媽媽推娃娃車散步，老婆婆遛狗，因為太冰了，狗兒都滑稽的表演跳著走。這樣的波羅的海，沒有夏天浪漫的顏色，卻為冷清的冬天，點綴著喧鬧。

這個城市

曾經無法割捨鄉間遼闊的寂靜，後來在摩登的都市找到適存的角落，我以為世界就是這樣，鄉村與都市，安逸，絢爛，還有著努力著繁華的樣子。直到看見彼得堡，我和別人介紹我生活的地方，卻找不出形容詞描述從眼底到心底的感受，我只說它是一個帶著原始美麗的城市，有鄉村的味道。

涅夫斯基大道，是這個城市的心臟，座落於市中心。俄國人的驕傲亦是巨大的皇家豪宅&quot 冬宮&quot ，以半圓形柱廊設計聞名遐邇的&quot 喀山教室&quot ，藝術廣場、大百貨公司、歌劇院、名牌服飾店...等難得龐大密集的建築群裝飾著這條大道，就像城市的外衣一般。轟隆隆！人們像螞蟻似的聚集到路中間，遠遠可以看到無法辨別什麼顏色的有軌電車緩慢駛近，電車的外型和在高雄港貨櫃有點像，只是鐵皮的外殼不那麼的平滑，是稍稍生鏽的，但那不重要，吸引我的是電車上稀奇古怪的惡作劇塗鴉，有時是鮮豔的黃，畫著可愛的人型圖案，有時是比電車暗的黑，寫著不十分懂得髒話，更喜歡坐在小巴士上看電車經過的每個窗口，我看它是像是在裡面演戲，情侶親吻，貂皮大衣的女人打瞌睡，喝醉酒的男人，當然，也有看著臉貼在窗口觀察他們的我，東方臉孔很少的，在這個城市，於是我對他們眨眨眼笑著...。大街上的房子與房子之間，有個奇妙的東西存在，那是一跟粗粗的鐵管，像從屋頂上爬下來的巨無霸蚯蚓，後來才知道，原來它是不加任何修飾的通風管，普遍是斑駁的，房子整修了，街道翻新了，它在每棟房子間依然突兀，冬天開始下雪時，我發現從頂樓的煙囪式通風管，裡面結滿了晶瑩剔透有稜角的大冰柱，雪下的更深時，冰柱居然擠破了鐵管，那形狀像極了瞬間結凍的小瀑布，就在我腳邊。

地下道是陰暗潮濕的，暈黃的光線裡夾雜著各種氣味，吉普賽人流浪的氣味，扒手蓄勢待發的氣味，盜版唱片攤的氣味，醉漢隨地亂吐污穢物的氣味，還有一整地融雪如爛泥巴的氣味，走在黑壓壓的人群之中，空氣中瀰漫著荒腐的味道，不屬於九0年代的，卻很真實。走出地下道，街頭有群年輕人表演著傳統爵士樂，旁邊坐著幾隻比人

還大的狗，胸前掛著小盒子，上面寫著&quot 我們需要錢買狗食，謝謝！&quot 再過去不遠，有個男人習慣帶著他的黑熊出現，和路人央求養黑熊的錢。名牌服飾店裡，有錢的年輕女孩，熱鬧的忙進忙出，試衣間的等候讓亮麗的女人情緒更沸騰，店門口，有一位值班的警衛和始終無法停下工作的婆婆，她重複的只是擦著入口那塊客人拍下整身雪的地方。店外面，雪下的狂亂，店裡的喧鬧聲彷彿被早沉下的天色覆蓋過，身上掛著一堆名牌店宣傳招牌的人，努力的在雪中走著，希望引起過路的行人注意，他們每天的工作，就是掛著重重的牌子，來回不停的走，晚餐就是今天的薪水。店旁邊，不起眼的角落，有個老年人總是跪在雪地上磕頭，我想，很冷的吧！雪下的大，我很吃力的動著結霜的睫毛，還是看不清楚前面的路，不停的磕頭，是不是也只能看到眼前的那塊地呢？

地鐵是城市人們生活的一部份，密密麻麻的在這城市下穿梭著，這是一個不曾有過的經驗，我可以說它是全世界最陡峭的手扶梯，最深的地鐵嗎？應該有四十五度的傾斜角吧！有的站乘一分半鐘也未必到達最底部，站在手扶梯上抬頭看，有趣的圓弧形是規律地綿延往下，如果不低頭，好像就要到了這個巨大貝殼的盡頭。思緒飄盪了一陣子，也許到達底部了，跟著習慣寂寞的人群迅速的走進迷網般的圓弧通道之中，偶爾年輕小伙子的嬉鬧聲，在這樣深的地底中，我會聽見身在貝殼似的回音。月台上的風很大，我想它們常會相遇吧！雖然只生活在地底下，但是地下隧道是它們的王國，不需要通行證，就能自在的改變穿梭的心情。目送對面的列車緩慢的駛離月台，不一會兒就埋沒在整個黑暗中，我上了列車，選擇靠著牆壁，經驗告訴我，空氣中有扒手的氣息，這樣的姿勢我能夠看清楚週遭的人，沉睡了，或看書發呆，我緊繃著看著窗外，黯黑中，頑皮的風跟隨而來，突然間，昏暗的車燈閃爍一下，新的月台出現在前方，我知道即便看不見盡頭的黑，人們還是相信可以到達他們的目的地。

臥舖火車

不知道是夢境還是熟悉的電影情節中，開往西伯利亞的火車，在靜謐的森林中，夜也無聲。只有滿地的銀白一閃一閃的看著，它悄悄的行駛。當我第一次計畫到北方的鄉下旅行後，終於有機會坐上相似西伯利亞的列車，那是一班共有十八節車廂的火車，在大雪的夜，我到達位於十八號車廂的臥舖時，早已汗流浹背。&quot 臥舖火車&quot 是為了長程旅客準備的附床包廂，它的床不大，像極了暗紅色的行軍床，床墊需再付費租用，每一列車廂有一位車掌小姐，穿著早期身藍色女警察制服，一間間的詢問&quot 需要茶或咖啡嗎？&quot 車箱內有一條共用的走道，靠窗，我興奮的發

現，外面的景色就像想像般白皚皚的雪，覆蓋整片森林，而我們的火車被森林包圍著，汽笛的低鳴，才提醒了夜，火車在行駛著。我靠著租來的枕頭休息，是夜，迷迷糊湖中，列車似乎停下來，好像是補給燃料的聲音，在冷絕孤靜的深夜裡，終於震動了空氣，特別的清新繞耳，我確定不是夢，聲音停止了，列車繼續匐匍前進，我在搖搖晃晃中沉睡，奇異的舒適，這是在想像的那列火車上嗎？我不想醒來。

每個城市，人們都是劇碼中的演員，我也曾經自滿的以為在不同的空間，我依然可以盡情的演出或是自在的表露。在這個城市，卻常擁有不存在時空的感覺，很投入了，也只是沉靜的看。也許它瀰漫著獨有的孤傲氣息，也許是它的人民習慣用冷淡的表情隱藏內心，也許一切是因為我無法以為它是家。這個地方離台灣很遙遠，遊走在禁錮與自由之間，顏色還不清楚。

當我想看清楚它的顏色時，每一天都愉快的期待新發現，為了不讓自己厭倦食物，不斷地嘗試烹調新菜色滿足自己；極冷的下雪天，有時得認命的煮熱水洗澡；配合結冰的雪地，全身上下老是出現新的瘀青；更大的困難，是讓俄國人了解你好像是俄文的發音；這一切都在飛快的日子　無聲無息的過去，但我體會，這些體驗，是用無比的勇氣去換來的。這個城市，既不追隨西方流行文化的腳步，也不擁有很多東方神秘的色彩，有它自己經過歷史洗禮留存下來的獨特味道，我在這兒，挑戰生活，也享受生活，鄉愁很多的，我卻明白離開時，會想念零下三十度的感覺。